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考卷七至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顔崇溈

謄錄監生臣佘清標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考卷七

宋 葉夢得 撰

桓公

周官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有豐年有中年有無年春秋有年者中年對無年之辭也大有年者豐年也五穀無不熟之辭也

蔡衛陳從王伐鄭三國皆稱人或曰貶諸侯之不親行

而以大夫從王也或曰以鄭祝拜射王中肩而貶三國之不能勤王也吾以叔孫豹之言求之而後知其不然豹曰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此謂公親行也諸侯有卿無軍率教衛以贊元侯此謂以卿行也諸侯者不為方伯者也諸侯本無軍但教衛以贊元侯則元侯作師諸侯但使卿率其教衛之民而往佐焉固禮之所當然也然則公何以親行諸侯何以不親行公之為伯有二而已以為天下東西之帥所謂太保率西方諸侯入

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者也二伯若不親行則諸侯何所總一乃五服之内皆諸侯也豈可人人而使盡行乎先王立法必本于人情雖欲不使卿行不可得也據傳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周公黒肩將左軍則二伯之帥天子之師者矣蔡人衛人屬虢公陳人屬周公則諸侯之賛元侯之軍者矣諸侯何徒親行乎若曰以貶大夫之不能勤王而至于敗無以服諸侯而至于親征又不勝而敗此其過在王王不敢加貶而

加于從王之大夫豈春秋之義哉禮諸侯大夫入于王國皆曰士故吾以為此正大夫入王國稱士春秋之法當以人見者也惟知禮者可與言矣

先王為兵之法不可得而見矣左氏載桓王伐鄭之役王為中軍而虢公周公為左右蓋古之用兵無有不分而為三所謂三軍也六軍者軍之數也三軍者軍之法也故鄭亦以曼伯為右拒祭仲為左拒原繁高渠彌為中軍以當王而曰先偏後伍伍承彌縫謂之魚麗之陣

大司馬聯兵之法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自是等而上之至于為軍伍兩卒皆其軍之名此先王之制可考者也齊景公之將曰穰苴善用兵景公以為大司馬至威王倣穰苴之法追論古司馬兵法而附以穰苴號司馬法以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公羊穀梁謂前定之戰為偏戰者也葢又有所謂偏者亦或曰乘邲之役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使許偃御右廣彭名御左廣無所謂中軍者

此則楚之陣法也申公巫臣自楚奔晉為晉使吳以兩之一卒行而舍其偏兩之一與吳教之使為車戰以叛楚蓋小偏與一卒也而宋華氏與衛公子朝戰其黨鄭翩願為鸛其御願為鵝此則其陣法之名如鄭之言魚麗焉先王之法王者之師也必有不可盡行于當時者故國各自為之制然亦不能外曰伍曰兩曰卒曰偏者焉三軍古者謂左右中而晉文公言上中下亦各為之名者異爾故左拒右拒者鄭之名也左廣右廣者楚之

名也左角右角者晉之名也
孔氏解作丘甲言古者用兵天子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公卿采邑及諸侯邦國若諸侯出兵則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總起境內之兵此法於經無見不知其何據然周官六鄉之法自五家為比至於鄉與軍制自五人為伍至于軍其法皆同特名異爾則天子六軍自備于六鄉之民豈有更取于六遂及采地邦國者乎然周官象胥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

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議者或疑王之征伐蓋大事也皆先以方伯連率六軍若盡取于六鄉而六遂之外皆不預不惟勞佚不均亦竭内以事外非王作法不應如是疑其為軍者雖寓于近郊而所以用師自别有其道今不可盡考也

先王征伐之序其制不可盡考見于詩書禮者不過二三方伯一也二伯二也親征三也諸侯有卿無軍本皆不得征伐惟九州之牧擇諸侯之有功德者為之而後

賜之弓矢使專征賜之斧鉞使專殺如文侯之命言賚爾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此平王錫文侯者也亦謂之侯伯而詩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者蓋歌是詩以享之故狄人迫逐黎侯而詩旄丘責衛宣公不能行方伯連率之職其在周禮則所謂八命作牧者此方伯之征者也方伯各長其一州之諸侯而已冀不可以兼豫荆不可以兼揚則又天子之三公以其二分天下而各掌其東西則公羊言分天下為二伯自陜以東周公

主之自陜以西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内而詩國風别為周南召南二伯雖三公皆出封于外而封伯禽于魯留周公于京師者蓋有為為之也有事而後入王朝則顧命言成王將崩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故管仲言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其在周禮則所謂九命作伯者此二伯之征也王親征禮不為定制其見于夏者則啓與有扈戰于甘者是已見于周者則成王東伐淮夷四征不庭者是已意者諸侯有罪方伯征之

方伯有罪二伯征之皆請于王而後行是謂天下有道征伐自天子出者也二伯不能服而後王親征故淮夷三監叛在周公居攝成王未親政之前則周公東征而已及言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周公致成王政在成王親政之後豈非前征有不能服而後親行歟天子六軍在王畿之内各以其卿分將惟天子出征而後行則甘誓言乃召六卿曰嗟六事之人者是也亦有二伯出征而以王師從之者則胤征言胤侯命掌六師者是也胤

為國則不在寰內蓋三公之出封者正為二伯故言胤
侯掌六師蓋一時之辭不言命胤侯掌六師孔氏以為
大司馬誤矣其序大畧雖如此然事亦各有緩急大小
如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而至于大戰則非王親
征其誰勝之乃鄭伯之罪未至于此再不朝但當削地
而遽伐則是以喜怒之私輕用其兵而行其志以為王
者之師則未也天子親征于禮無正文其事雜見于周
官所謂大師之禮用衆者也凡言大師大合軍旅大軍

旅王之軍旅者皆是而王制言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于所征之地受命于祖受成于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者其出入之禮也以書考之則有扈之戰是已有扈外諸侯也其罪以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則有大于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者故羲和則胤以二伯征之有扈則啓以天子征之大司馬九伐之法不載親征之目蓋親征非有司之事當其時則為之不可立為常法王者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無一物不欲得其所

而元惡大憝果于犯上有號令所不能訓刑辟所不能加者非王自治之天下幾何不受其害哉故大司馬之職但曰救無辜伐有罪其以遷廟之主載之齊車用命者則賞于祖而小宗伯奉之以社主帥有司立軍社弗用命者則戮于社而大司寇涖之示其有所受也然而王者有征無戰合天下之衆夫誰與王敵而甘誓猶以戰言者蓋無戰王之義也伐不服逆命而戰軍之事也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不以王主兵而以三國從王

為文者不以王當鄭也然春秋于鄭無貶文夫諸侯而使王至于親征豈待加之以辭鄭伯固無以立于天下矣

周語載富辰之諫以翟伐鄭之言曰翟無列于王室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此與子產言鄭伯男也而使共公侯之賦男字音同而字異先儒訓南為在南服或曰南面𦵏朌謂男字為在男服以為周自康王後西都鎬京土地減損服制改易故鄭在男服不知何據

此當從伯子男一等之言吾固言之矣疑外傳誤當從
左氏
凡春秋書大雩皆在秋七月八月九月葢夏之五月六
月七月也中間書冬雩一見爾五月六月七月五穀播
種長育之時旱則必災故雩惟見于此三月穀梁曰秋
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之非正何也毛澤
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非也雩本為旱求必待毛澤
盡人力竭不亦晚乎此但見春秋書此兩時故以為非

正若此兩時非正則何時為正耶左氏曰龍見而雩過則書亦非是龍見夏之四月也先王之雩有歲之常祭有因旱而祭四月歲之常雩先事而祈者也故不書自五月以後至于九月遇旱而祭有事而祈者也故書以見其有勤民之心與否爾惟公羊止言其旱祭以為記災此為近鄭氏注月令謂雩之正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亦修雩禮冬及春夏雖旱禮有禱無雩蓋參以左氏龍見之言與春秋為正月令誤列雩在季夏

鄭氏正之是也

月令言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別大雩為二此先王之舊禮天子諸侯之辨也鄭氏言雩帝謂為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百辟卿士謂古者上公若句龍后稷之類故言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上雩上公蓋以月令為正而參之穀梁所謂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請之然則春秋書大

雩豈以魯得用天子之禮故歟穀梁止及上公知雩而不大雩也大抵魯凡用天子禮樂春秋皆因事正其名以見如郊禘烝嘗及此大雩之類以為終非人臣之所得用故每書之以著其過也

左氏為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四例各不同或舉節氣或舉天象始殺閉蟄又非節氣所見蓋自其意為之非先王之舊典也凡左氏書大抵皆欲各舉其一以參見啓蟄謂驚蟄也漢太初歷以啓蟄為

正月中氣雨水為二月節太初以後方改雨水為正月中氣驚蟄為二月節方左氏時猶以啓蟄為正月中氣而見魯君以孟春祀帝于郊者故云不知周祈穀之郊以孟春而魯郊卜辛其在孟春者適得之而非其常禮明堂位之言自不可盡據而孟獻子言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者此以周祈穀之郊言而左氏弗悟也蒼龍者東方七宿之總名仲夏之月昏亢中則蒼龍七宿以昏盡見古者有常雩有非常之雩常雩先事而祈歲以為

常非常之雩旱而後祈歲無常節故常雩春秋皆不書而書者皆秋及八月九月雩而得雨則書雩而不得雨則書旱此非常之雩也呂不韋月令大雩在仲夏旣失之矣而左氏亦云蓋不知非常之雩而相仍之誤也若然昭八年定七年十二年經皆書秋大雩而不記月蓋連三月皆雩周之孟秋卽夏之五月正當龍見則非過矣何為而書乎節氣無始殺閉蟄月令但記仲秋殺氣浸盛陽氣日衰則建酉之月也周官禴祠烝嘗皆在四

時之仲月則建酉之月嘗之節也春秋記冬十月隕霜殺草十二月隕霜不殺草為異則始殺當在建申之月始殺亦非嘗之節也月令記仲秋之月蟄蟲坯戶坯而未閉也季秋之月蟄蟲咸俯在内皆墐其戶墐之為言塗也于是始閉蟄矣當為建戌之月據哀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季孫問孔子子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火伏當在十月火猶西流蓋九月也是以為司歴之過則蟄蟲閉戶十月之節也以為建戌亦非

是以周官論之烝當在仲冬建子之月呂不韋言以孟冬大飲烝既非是而又失于蟄蟲閉戶正使左氏以為孟春亦自與周官不合特呂不韋之過由是而言左氏為四例無一中禮者蓋但見經書四月四卜郊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而無書三月三卜郊不從者三月夏之孟春啓蟄之節也故以三月郊為正而四月以後為過書秋及秋八月九月雩而無書七月夏之五月龍見之節也七月書季辛又雩纔于昭一見自為陽虎之事

故以五月雩為正而七月以後為過書秋八月嘗而書九月嘗故以九月始殺為正而八月為疾書五月烝而先書正月烝為見亟而無正月特書烝故以閉蟄為正而五月為過皆因文以立義其實非有聞于經者也寔來一句在春秋本不為甚異但緣三家皆屬之州公如曹故秦漢以來諸儒皆不敢易然考之經他未有此語例州公王臣也王臣之罪莫大于不以君命出竟私交外諸侯其過我而不以禮在所後也今不識其如曹

而議其過我捨所重而貶所輕春秋固如是歟或曰如曹非私交蓋以王命聘曹如劉夏逆王后于齊之類故不譏但因王命而來朝我如祭公來之類又不以禮故譏若爾其文當屬于如曹之下不當離于明年或曰去冬如曹以曹亂不克往今春始來朝我若爾自是兩事不當蒙上文春秋一事再舉而略之者莫惡于溴梁之大夫然猶曰戊寅大夫盟不没其大夫州公朝我不以禮未有甚惡何為遂没之耶吾以公卿大夫士所書名

例差之然後知寔蓋王之中士其辭本無異何以言之自大夫而上或書國爵或書邑爵或書氏字固有辨矣如劉夏石尚下士則姓名皆不書如凡書王人獨中士無見則去姓書名非中士而誰耶蓋王之中士再命諸侯之下大夫亦再命諸侯魯書翬書挾書柔書溺楚書椒鄭書宛吳書札秦書術之類其例已見矣此固可類求學者徒見春秋他未有書王中士者獨見于此而為三家所先入故不復更加思吾固以為傳有不可盡信

而求之經者蓋如是也
公羊言是人來以為慢穀梁言是來以為簡晉使鞏朔
聘周周人以非命卿辭之曰不使卿鎮撫王室所使來
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實來之為言固慢且簡也是不
然古今之辭固有適相同者顧其所施如何豈可以一
槩論覲禮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余一人嘉之則實來
乃嘉辭非慢而簡之也蓋實者言以爾來也輕重初不
繫于此一字鄭氏注覲禮實今文作寔古實寔通用

八月壬午大閱以禮攷之大閱于周爲春事而秋興之固非時矣今據左氏所言則畏鄭師而爲之也始戎伐齊齊乞師于鄭鄭忽救之大敗戎師齊于是使諸侯之大夫戍齊而使魯爲其班後鄭鄭忽怒故有郎之師援郎之師雖在後五年然魯于齊雖桓公死不敢討莊公又與之婚其屈甚矣而鄭又齊之所恃以有功者則安得不爲之備乎下云秋大閱簡車馬也蓋懼鄭師之至故先二時而大閱是亦如治兵然不特以非時而見貶

也

公羊言陳佗淫于蔡蔡人殺之穀梁言匹夫行故以匹夫稱之謂佗淫獵于蔡與蔡人爭禽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夫佗雖無道亦豈有以匹夫入人之國而人不知者乎據鄭子產數入陳之事云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五父者佗也蔡出者厲公也若此乃蔡人爭立其出而殺佗爾

陳鮑以春正月卒秋書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明年

秋方書蔡人殺陳佗則佗蓋嘗與蔡人同從王為伐鄭之役亦安得蔡人不知其為陳君之理此蓋二氏不曉蔡人為討賊之辭佗踰年不稱爵為貶之義但見書蔡人以為微者而佗書名故以佗為匹夫見殺乃知二氏有不見事實因文而鑿為之說有如此者矣

魯十二公隱既弑其子不復見閔早死哀之後亦不可考桓僖定皆弟及閔宣襄昭四公皆非嫡子以嫡子而得位者莊文成哀四公嫡子而不得位者文之子惡嫡

夫人無子當立長以鍜卒者襄之子子野成昭之嫡子蓋無見于傳文成哀惡野之生皆不書而莊獨書何歟生于即位之後而以太子之禮舉之者惟莊公一人而已古者嚴嫡庶之分所以定其為君也君一定而僭奪之心息矣故必正于初生之時禮太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三月夫人以見于阼階而君覩名之以告于大宰書而藏曰某年某月某日生非太子見于外寢而名以有司禮正而名定然後誓于天子而受命焉天子已命

之雖其君不得易也謂之世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雖未誓亦以皮帛繼子男之後夫如是其誰敢爭哉桓不朝王莊雖未必請于天子然見于春秋其必能正其初生之禮此所以雖有叔牙慶父之弟而不敢爭也若夫出姜生惡敬嬴生宣敬嬴嬖而私事仲遂宣長而屬之故文薨仲遂欲立宣叔仲不可乃請于齊侯殺惡而立焉則子惡固未嘗定其為太子于文公之世也安知成哀野不有若是者乎則其不書或生在即位之

前或舉之不以禮不能定于早是以略之爾則莊固所宜獨見也子同生公羊以為喜有正也得之矣而再書子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歟則意有同乎穀梁夫穀梁自不知同為莊公之名其義固不足言公羊前論蓋其師所傳後見穀梁自以為然故復證同非吾子之言再挈公羊子以著其說其亦不能信其學矣左氏不為義但載接子之禮與申繻之言此正當時本意而左氏不能言也學者多惑猗嗟之詩以穀梁為是吾固以為非

詩意矣抑未嘗以經考之文姜自嫁至今三年未嘗歸齊也

焚咸丘公羊以為火攻而咸丘邾之邑也不繫于國君存焉而國之也穀梁言疾火攻左氏不為傳杜預謂魯地而以田兵用火攻固有之矣皆因火以濟其兵如楚燧象之類是也未有專以火而焚一邑者公羊蓋誤以咸丘為邾邑故從而臆為之說爾以吾考之此與咸亭之辭正同蓋內邑也杜預之言近之矣先王四時之田

春用火夏用車秋用網冬用衆皆所以致禽春陳草猶
在因焚萊而去之謂之火弊胡周官司爟軍旅修火禁
而民因用之以火田如特牲曰季春出火為焚也若非
其時而用之則國失火野焚萊皆有刑罰國謂之火野
謂之焚國語載魏獻子田于大陸焚而死用而失其節
則有焚之患焉此在春二月則建丑之月也未出火而
用既非其時矣而咸丘之焚蓋公溺獵冬田而用春事
因以焚其邑歟何以知公之淫獵國未出火民自不應

得用于田而捷文在上蓋有捷之者所以譏公也若民用之而延及于邑不可譏民當如人火例書咸丘焚足矣是以知其為獵也

穀伯綏鄧侯吾離皆失地之君也失地之君所以能朝者蓋諸侯失地有遂亡而不復者有猶能託于大國而罔復者未必皆其罪鄰國之接之也其倉猝以奔來不暇修其國君之禮則以奔接之或從容猶能如平日之過我者則以朝接之皆謂之寄公或曰寓公王政不行

強幷弱衆暴寡苟大國見偪而去之如紀侯之賢且得變文稱大去其國雖其賢不及紀侯苟自不失其為君道能以朝禮來見則吾安得而絶乎故諸侯不臣寓公其死也為之服齊衰三月則與之朝亦宜矣左氏以為名賤之也不知其何義杜氏附會以為僻陋小國賤之而禮不足夫郳黎來郜子猶不以僻陋而名穀鄧皆侯伯之君而謂之僻陋小國可乎公羊曰貴者無後待之以初穀梁曰嘗以諸侯與之接矣雖失國弗損吾異日

也雖若近之然終不知諸侯之于寄公自不可拒之朝也使失國而遂賤之尚何求于諸侯

禮王制王于宗廟四時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此夏商之祭也夏商有四時之禘有五年之禘故長發言大禘以别時祭而毛氏以為郊祭天則鄭康成之誤其來亦有自矣周人改春祭為祠夏祭為禴故雖止言禘而已左氏言禘于襄宫禘于武公之類每祭皆以禘名之疑亦指夏商時祭為言未必以為大禘也猶

之主鳥祀高宗毛氏以祀為祫審此為祫祭則自不害其稱祀然禮言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鄭氏謂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言天子諸侯皆嵗三祫特先後不同而犆之為言別也惟春祭物未成故獨礿而不祫夫既以祫為衷毋之祭後因以為常則安得嵗三舉之乎夏商之禮雖不可考然先王祭不欲數不應如是瀆也王氏謂夏秋

冬或一時得祫則爲之不三時倶祫此若近于人情然士虞禮始虞曰哀薦祫事謂其欲合于先祖豈夏商之前羣廟之祭凡合而共享者皆通謂之祫與大祫異乎禮文至周而大備其名無不皆正故禘祫之説學者不能惑也

禴祀烝嘗此先王四時之常祭也祭不失常春秋固不書然烝嘗獨三見于桓公豈餘皆無失禮乎蓋桓公以惠公爲父以隱公爲兄棄父之命奪兄之位以至于弑

此無辭以見宗廟而宗廟之所宜絶者也桓公成宋亂取郜鼎納之太廟固已非是春秋書納以示其難于是既以正月烝于禮爲已正矣又以五月而烝五月夏之三月其祭爲祠乃求備于冬御廩災于時祭自無害也乃以八月而嘗八月夏之六月其祭爲禴乃豫求于秋是皆以薄爲厚將豐昵于祀以求媚于祖考使桓公之志得行則後之爲惡凡宜絶于宗廟者皆可以昵祀而免則祖考爲可誣以無罪矣故探其情而詳著之也以

詩考之曰吉蠲為饎是用孝享禴祀烝嘗于公先王夫必吉蠲然後可孝享桓公之享謂之孝可乎楚茨之刺幽王特以政煩賦重饑饉降喪而已君子推本而言之乃以見祭祀不饗故曰絜爾牛羊以往烝嘗而後繼之言先祖是皇神保是饗桓公之祀先祖其饗之乎非特周也那之祀湯烈祖之祀中宗其卒章皆言顧予烝嘗湯孫之將鬼神之幽不可測矣古之人知祖考之來顧者以其在人者足以致之也閟宮頌僖公首言春秋匪

解享祀不忒而謂周公皇祖亦其福女者亦于秋而載嘗孝孫有慶魯人以為僖公之美者在是則不足于桓其可知矣故正月已卯烝雖得時而亦書者以為雖得時者猶在所貶故因一見之況非其時乎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夫祭何必豐故曰孚乃利用禴而公羊穀梁乃皆以正月書烝為譏至此誤以正數之也果爾春而烝自足以為罪何不以是貶而必以正月見亟使正月不烝則五月可烝乎若八月嘗亦

自非時未及秋而先嘗穀梁以為以未易災之餘而嘗以志不敬公羊以為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此亦以周正數謂八月為當嘗特以御廩災之後為非皆未知特書于桓之意也

詩那祀成湯烈祖祀中宗其末皆言顧予烝嘗湯孫之將謂諸侯來佐祭也而那言我有嘉客併二王後來矣楚茨刺幽王祭祀不享君子思古而曰絜爾牛羊以往烝嘗夫言佐祭之盛與思古之祭祀皆以烝嘗為重蓋

二祭在時祭其禮加盛謂之大祭故舉其重者言之吾
益知春秋不言祠禴與詩人之意同也
凡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
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此謂朝天子也葢諸侯于天子
朝有常時有故不能朝則有以世子攝其君諸侯相遇
則相見無相朝之禮則安用以世子攝其君而特行乎
是僭天子也故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所以見貶乃
盟會征伐之事諸侯固不必親此大夫之職而非世子

之任晉獻公使申生伐皐落氏里克諫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自齊小白甯母以陳世子款鄭世子華與盟其後款再盟于洮至晉侯遂與衛世子臧伐齊叔孫豹與鄫世子巫如晉而楚靈王申之會宋以二王後亦以庶子佐與世子遂參大夫之職矣然而陳款列許男曹伯之下宋佐列沈子小邾子之下則不以攝其君處之蓋諸侯爭強不肯以世子先已而霸主亦不敢用朝天子之禮則繼子男之後而已凡

春秋以世子書者皆已誓于天子非未誓也至齊光初盟雞澤在莒子邾子之下猶循小白舊制及伐鄭遂在滕子薛伯之上其後凡八見皆居滕薛上是時晉政已衰齊靈公方威脅諸侯邢丘與向之會雖齊人皆居宋人上況其庶子乎左氏以為以其先至而先滕薛者亦未必然也

誓之為言命也不曰命而曰誓者將有所戒而使不得犯焉者也故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恤者憂也憂之則

必戒之也故民趨而不敢怠古者惟軍事為然是以五戒誓用之于軍旅世子之誓亦猶是葵丘之盟所謂無易樹子者也天子之適子生而以世子之禮接之故不待誓諸侯有天子在上凡吾之國天子之封也雖以世子之禮即適子而不敢私自與之國必誓于天子而後可也魯武公以括與戲見宣王王欲立戲仲山甫諫曰不可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放之王命將有所壅由是言之世子雖天子不得私

焉惠王欲捨襄王而立王子帶齊桓公率諸侯召襄王而會之蓋王政不立于天下天子當誓諸侯而不能行諸侯反會天子之世子而定其位雖上下之權倒置其所以正世子之道則一也故首止之會春秋與其變之正焉魯文公之薨有適與母弟惡及視公子遂欲立宣公乃請之齊殺二子而立宣公昭公薨于外有公衍公為在季氏以公之怨不欲立而立公子宋若是何天子之命云乎然而春秋于宣書王正月公即位而無異辭

吾固言之矣宣之立猶桓之立也桓之罪治于三年宣之罪亦當治于三年治桓不治宣以桓見之内辭也乃定公則奪其正月矣不治宣而治定其為法者異也定以不得其正奪正月以隱之得正月宜為不失正明矣而左氏謂隱庶長不當立而桓為適當立者其不知經可知也

來戰于郎此亦内不勝之辭也故諱不言敗若槩以及其師常法之辭書之則不足以正三國之罪故變文曰

來戰凡自外至皆言來然來聘來盟來歸來奔可也安有戰而可來者乎魯以周班後鄭而鄭來伐鄭固罪矣然齊實命魯為之今鄭有辭而齊不能正乃為之出兵又率之衛使衛而知禮必有以謝齊侯而復靡然從之謂鄭為過而二國又甚焉故不以鄭主兵滕薛來朝爭長魯以同姓先滕薛不敢違孰謂鄭而不如薛乎鄭雖無禮而齊不同惡亦未能獨戰鄭伯得行其志實因齊衛其罪猶宜大于鄭是以春秋雖内魯而善善惡惡之

除亦秋毫不敢容于私也

春秋考卷七

春秋考卷八

宋 葉夢得 撰

桓公

祭仲足杜氏謂名仲字仲足此說應考鄭不當有以字見之大夫不得已謂嘗入而為王卿士者以理推之也要不得為定據按後言祭封人仲足有寵于莊公莊公使為卿封人非食采于國外之大夫也如言頴考叔為

頴谷封人蓋在邦域之中嘗為附庸故仲足考叔皆以字見如祭儀父則仲固為名焉所以言莊公使為卿若卿而食采于祭則不得言封人而使為卿也釋例謂伯仲叔季固人字之常然亦有以為名者其言未為過但不應舉宰渠伯糾蕭叔大心為例此杜氏不知經而適合者也

宋莊公誘執鄭祭仲以求立突亦執突以求賂祭仲與宋盟以突歸而立之鄭昭公忽于是出奔衛突立是為

厲公宋人多責賂于鄭鄭人不堪魯桓公欲平宋鄭故連與宋會于虛及龜而與鄭伯為武父之盟宋人辭平桓公遂與鄭伐宋明年宋以齊衛燕人復伐鄭鄭以魯師紀師敗之又明年宋人復以齊蔡衛陳四國之師報宋之戰焚鄭渠門入大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為盧門之椽突患祭仲專使其壻雍糾殺之不克夏出奔蔡昭公復入秋突因櫟人殺檀伯而居櫟秋魯桓公會宋衛陳伐鄭將納厲公弗克而還明年魯復會宋

衛蔡伐鄭始鄭莊公欲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至是懼其殺已乃弑昭公而立其弟公子亹齊襄公師于首止子亹往會高渠彌相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知之先稱疾不行乃逆昭公之弟子儀于陳而立之突猶在櫟也此皆在桓十八年之前至莊之十四年突自櫟侵鄭獲傅瑕而使納已傅瑕遂殺子儀納突突入而殺傅瑕此突終始見于左氏者也然經自昭公復歸于鄭之後至突卒凡二十四年不見突入昭弑

及子亹子儀之事學者以為國亂不赴故魯史不得書理宜有之矣予獨怪齊襄公討弑君之賊殺子亹而轘高渠彌此與楚子入陳殺夏徵舒事無異縱鄭不赴齊安得不赴于諸侯乎突之初入不堪宋責賂挾諸侯而兩與宋戰則已背宋之惠而交惡矣故明年宋復以齊蔡衛陳四國來伐則伐突也突已出而入櫟宋何得反連兩年伐昭而納突耶突已不克納而祭仲高渠彌為立子亹子儀之謀是無意于突也是時縱昭公已弑突

與二子蓋亦不並立者安能獨居于櫟十七年而鄭不誰何以待其逼傅瑕而入耶此皆人情所不可解者以詩鄭風考之刺忽之詩五其四則得君之後也曰所美非美曰君弱臣强曰權臣擅命曰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不見其弑者按春秋凡諸侯納君納之正則見納莊九年公伐齊納糾是也納之不正則見伐莊五年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是也莊公納齊糾而不克故復見齊小白入于齊諸侯納衛朔而克故復見衛侯朔

入于衛各著其實也今鄭兩見伐則其為納突無疑矣意者再伐而突遂入突入則昭公必出奔遂死于外而不歸以不告故春秋不得書歟不然昭公果弒揚之水不應不以責賊而徒閔無忠臣良士也出其東門所謂公子五爭兵革不息者若謂昭公突子亹子儀但有其四爾鄭氏以突再入當其一非也昭公弒而子亹立厲公入而子儀弒皆一夫之為爾未嘗用師豈得言兵革不息今自突歸忽出之後數之桓十二年及鄭師伐宋

戰于宋一爭也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及齊宋衛燕戰二爭也十四年宋人以齊蔡衛陳伐鄭三爭也十五年公會宋衛于袲伐鄭四爭也十六年公會宋衛陳蔡伐鄭五爭也自是齊小白託莊之十六年始見宋齊衛之伐則忽之死久矣大抵左氏好為臆說而實之以事意者詩以二戰三伐為五爭而左氏誤以詩為五公子因妄成之以子亹子儀之弒乎是雖無預于經苟學者信其然庶亦可以解左氏之惑也

執霸主事也齊晉固然宋二王後其得專征未可知而邾人執鄫子楚子執宋公楚人執徐子則所謂非伯討者也春秋應霸主不能罪執人者皆與邾楚之事一施之以為雖霸主也是亦邾楚而已矣

執與放春秋二法正相反執者以侯執為伯討伯討正也以人執為非伯討非伯討不正也放者乃以人放爲正國放為不正此其故何也執者侯伯之職諸侯伯以王命征之或敗而執或服而執其執之以道者是謂能

其事而不失其職者也故以侯執為伯討人者不可以執人者也苟執之不以其道與人而相執者無異是謂不能其事而自同于衆人者也故以人執為非伯討放者臣有罪而待君放之辭非君放之辭也古者刑不上大夫有罪不敢復居其位皆退而即于郊三年以待君命其君亦不敢遽責之也或弊其獄或徵其辭而與衆議焉徐而察之知其無罪也則賜環而使歸或閲其實有司以為當刑猶賢者有議賢之辟親者有議親之辟

至其必不得已國人皆曰可刑然後賜玦而使去故以人放者為正若曰與衆棄之云爾彼出于一時之好惡喜怒惟其君之為不稽于衆不麗于法是獨曰吾以國之權行之則何取于正乎此國放所以為不正也春秋之時諸侯放恣雖霸主盡其道者無幾故君臣見執者三十有一而得伯討者僅兩曹伯而已曹襄侵諸侯之地背中國而附楚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晉文公始圖霸而治之曹負芻殺太子而自立厲公執而歸

于京師二者之罪可見矣自執虞公以下凡二十三見
無一當其罪者雖衛鄭亦不得為伯討則君子責之蓋
已嚴矣是說也公羊雖得之而不終其議故于僖四年
陳轅濤塗發例曰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
伯討也然于執齊喜曰
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不以罪報之也幾是矣而
于執宋仲幾曰伯討也則其稱人何不與大夫專執也
夫大夫既不得專執自不得為伯討何用更問乎度其
意但謂霸主所執為伯討然而執虞公以下凡為霸主

所執者何不皆發問而獨問于仲幾也穀梁聞其言而不達其義乃反以兩執曹伯為惡晉侯而于仲幾曰不與大夫之伯討則其意謂凡霸而人執者皆謂之伯討其視公羊固已遠矣左氏謂君不道于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故于曹共云不及民夫執何論其及民不及民正使及民則何書乎穀梁于放胥甲父言稱國以放放無罪以左氏考之河曲之役胥甲父不肯薄秦軍于險晉侯初不以罪也逮其不得志而追討

其不用命則非其罪可知其言似得之而公羊不云蔡人放公孫獵于吳以人放三家皆不載其事杜預推為公子駟之黨是矣而穀梁反不為義乃知公羊穀梁于經皆嘗竊聞其略而不盡若左氏則未之有聞者也楚治殺偃師之罪不正公子招放之而殺公子過何以為刑以其先書楚師滅陳不得再言國故于辭間容之曰放之于越則春秋毫末未嘗不見法也

穀丘之會燕人杜氏以為南燕大夫明年公會鄭伯紀

侯及燕人戰燕師敗績以為或稱人或稱師史異辭而左氏記鄭侵衛事衛人以燕師伐鄭杜氏謂南燕國今東都燕縣記王子頹事衛事燕師伐周明年執燕仲父杜氏謂南燕伯南燕姞姓之國在鄭衛之間南燕書于春秋者纔兩于桓則稱人其前未嘗與盟會朝聘蓋微弱小國或用夷禮不能以爵自文于諸侯者故不得以爵見而杜氏以燕仲父為燕伯不知其何據其所謂燕人者亦不可謂燕大夫蓋燕君也凡春秋夷狄初通中

國皆書人荆人越人是也中國而習于用夷禮不能以爵通者亦書人徐人介人是也小國而僻陋不能以爵通者亦書人巴人江人黄人是也則此之兩書燕人皆與宋公齊侯衛侯並列豈非亦徐人介人或巴人江人黄人之類歟其後遂不復見則疑自執燕仲父之後誅其伐王之罪為鄭所滅而亡矣先儒不悟乃以前戰稱人敗稱師為說者皆失之也

杜預以燕仲父為南燕而太史公燕世家云武王封召

公于北燕夫有北燕則固有南燕矣而執仲父事乃通載之世家葢考之不精也譙周知其失則謂南燕為姞姓而莫見其始封昭公三年始見北燕伯款出奔齊六年齊侯伐燕以款故也十二年齊遂以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即款矣自是終春秋亦不復見以地考之南燕常與宋衛俱見而北燕一奔齊而齊納之則南燕近宋衛在南北燕近齊在北所以為别也北燕雖召公之後然國與狄鄰去中國遠能自守其國不與諸侯會盟

齊桓公北伐山戎反燕之侵地使修召公之政蓋以圖霸亦非燕人所欲故惟款三見于經而止而南燕蓋小國或用夷禮其後無聞無足怪也

凡敗績皆稱師不論將卑師衆也故雖君將大夫師師皆言師敗績三傳不為例獨穀梁于桓十三年魯及燕人戰書燕師敗績曰戰稱人敗稱師重衆也不獨施之此戰蓋凡敗績言師者皆以衆為重此聖人慎戰之意也然莊二十八年衛人及齊人戰獨書衛人敗績成十

六年晉侯及楚子鄭伯戰獨書楚子鄭師敗績敗不稱師惟此兩見而已楚子不言師左氏言晉呂錡射共王中目公羊言王痍穀梁言敗自三家說皆同則穀梁所謂君重于師者也此與獲晉侯不言敗績同意蓋師雖重以君言之則又重故君將惟君親傷不言師而衛人不言師穀梁乃以為貶齊桓公稱人故亦人衛人蓋春秋自因小白繫以為義豈可衛無罪亦因之而人乎公羊以為衛未得師亦非是未得師者未成師也未成師

則詐戰矣公羊例凡敗績皆偏戰豈有偏戰而未成師乎以吾考之凡春秋書伐不言勝敗者皆受伐者服罪而不戰也伐而言戰惟此與哀十一年吳伐齊齊國書及吳戰齊師敗績獲國書與此為二爾殆以服不服而志乎戰自此始故貶而謹之歟趙氏謂衛不服王命故與其文此亦近之然不悟此為外戰之始若但以為不服王命貶則其餘戰者豈皆服王命何不皆貶也書稱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又曰乃言厎可績績之為言猶績

然用工多而效可必者也周官六功績不預焉六功者已事之成名而績者施為之用也聖人之于兵亦已難矣教之以四時之田而考之以三年之比人徒車輦無一物不備其用干戈弓矢無一器不中其度而坐作進退亦無事不當其法然後出而用之則固無往而不可試夫誰與吾敵乎及其戰也皆期而後從事各盡其力以決勝負古者謂是爲前定之戰故其不勝也謂之敗績非爲前定或以詭道或以奇兵或攻其所不備或出

其所不意則以爲詐戰詐戰非用兵之道也故夷狄不言敗績以其不在此例也

周官軍與師其制雖不同然如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之類則軍亦謂之師蓋師以人爲主軍以車爲主方別于軍則名不得不異合之則通爲衆而已故或謂之大師或謂之六師而易之名卦亦言師不言軍春秋諸國師師者多以卿然晉文公城濮之戰七百乘則三師共當五萬二千五百人鞌之戰郤克

請八百乘又多于此豈二千五百人之謂乎則凡言師師者亦軍也

穀梁于成二月云終時無冰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冰矣加之寒之辭也此穀梁見春秋三書無氷襄荁書春無冰桓書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之後以為蒙上文亦舉春故云爾不知周春之終爲夏之正月東風解凍魚上冰自不應有冰則襄之所謂春者包正月二月而三月不預也安得言終時則志乎月令孟冬水始冰仲冬

冰益堅季冬冰方盛水澤腹堅乃取而藏焉至孟春則冰釋矣故桓書無冰蒙上文正月則冰當堅而不冰也成書二月無冰則冰當盛而不冰也是所以爲異不書十二月無冰孟冬水始冰或未有冰猶有待于後也穀梁言終無冰若以季冬無冰則終無冰者是矣然繼之曰加之寒之辭其意乃以爲寒加甚而無冰則非也蓋不悟襄書春無冰者不數月之意故必以時終爲例而謂桓書于正月之後亦強以為蒙春也

火與災三家爲例各不同左氏以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公羊以大曰災穀梁以國曰災邑曰火左氏見御廪亳社皆言災而成周宣榭宣公之榭也獨書火故以天人別之爲宣榭災也穀梁見凡國皆言災而陳亦國也爲楚所滅獨書火故以國邑別之爲陳火災也凡春秋書火惟此二爾公羊見凡國言火而獨此二書故槩以大小別之而又疑御廪亳社小而亦書災故又爲内不言火之論曰甚之也此各因文以生義書曰眚災肆赦以

災並青皆非人所爲若有天譴之鬼神禍之云爾故周官水火謂之大烖或謂之天烖烖卽災也而古之言天變之害物者皆曰災則左氏為得也

以師非王法也諸侯無軍教衛以贊元侯所謂教衛者以四時之田習武事教其民以自衛者也世治則諸侯各安其土無彊弱凌奪之患固無所事兵不幸有疑不協則請之天子天子為之非時而會和解而盟焉有不服則方伯二伯以王命問罪而諸侯以其教衛之民從

也然春秋之時王政不行于天下諸侯更相侵犯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討其因以滅亡者多矣則諸侯危亡有能救災卹患而相與為援者君子或原情而許之也故夾國而納被伐而救皆得與善辭其合他國之兵以濟其欲者自齊小白未霸以前但書主兵者以首罪未嘗皆書其所由合也惟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魯以楚師伐齊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三見書夫合他國之師而主兵與乞師于人而已用之其罪

固不相遠何獨志于此三者蓋宋二王後而上公也曾之所以者楚師也蔡之所以者吳子也自入春秋鄭與戴之伐瓦屋與析之盟茍宋在焉皆以宋公居先是時天下無霸宋公疑得當二伯之任而諸侯所聽從命焉者也豈有二伯不能合諸侯以行天子之命而反以四國之師而償其私怨者乎僖之二十六年雖齊小白已死晉重耳未興而楚成王方敗宋師于泓有雄視天下之意定之四年雖晉主夏盟定公不能有為而吳闔閭

方與楚爭衡欲以力相勝僖公蔡侯乃恃夷狄之彊捨中國而求之其罪又有大于宋矣此春秋挈是三舉而特見也凡以兵未有不先乞師也以傳考之諸侯固有更乞師者矣既不見以故亦略而不書而獨僖公之為先見乞師則楚之故也至成公而連見晉乞師于魯者四其亦宋公之責晉見乞師而不見以為內辭爾以之為言制之在我也公子遂叔孫僑如逆女言以夫人至自齊自我爲之從已而歸也劉子單子力拒子朝而

立猛言以王猛居于皇入于王城主之在我則從我而行也四國各有君而爲人所以與吳楚方恃其强而為吾諸侯之所以殆將著其制之在人者以愧四國之君而抑吳楚之暴蹶三家會莫論此而區區校之以義惡在其爲知經也

或問衛鄭衛朔皆嘗爲君而不書復同爲貶而不與之復者也然鄭得書歸朔不得書歸何也曰鄭當君者也若朔則非所當君者也雖以無道出其實衛君也其前

歸國書復矣以其殺叔武再逐而復歸又殺元咺公子瑕其惡爲已甚故絶之不以其復然其道則不害其當君者也若朔則非所當君者也旣譖伋壽而篡之矣又假諸侯之力以奪黔牟天子令之而不受其道始終皆逆雖嘗爲君而不當君者也當君者雖惡可言歸不當君者雖無惡不可言歸况有惡乎凡諸侯已君出奔而復歸國者五鄭忽也衛朔也曹襄也衛鄭也衛衎也鄭忽不能君見逐于祭仲曹襄無德乘軒者三百人見執

于晉文公衛衎不君見逐于甯喜孫林父三人者一例故得書復歸鄭初歸亦得書復歸歸而有惡至于再逐然後奪其復此重輕之序惟朔終始皆逆非特不可與之復而其道有不可君自不與四人同科則當書為入者也

左氏歸入例最為牴牾不可用吾前言之矣而學者猶不能盡了或疑之不可不究其說凡善為左氏附會者莫若杜氏也然二例杜氏委曲牽合尚不能一更為二

三況後學乎且曰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杜氏成其説謂之國逆不知左氏之意通君臣言之乎止為君乎若曰逆之而立此止為君之辭則許叔入許齊小白入齊國人皆未嘗逆之也若曰通君臣則衛晉之入左氏自以爲衛人逆公子晉于邢蔡季之入左氏自以為蔡人召蔡季于陳然皆不書爲入也逆者不書入不逆者書入則何以為例乎杜氏注惟莒去疾入于莒曰國逆而立之齊陽生入于齊曰爲陳乞所逆故書入與左

氏合者二而已至于許叔入許則曰未得國國雖稱入非國逆例于鄭突入櫟則曰未得國直書入無義例于衛朔入衛則曰朔諸侯所納以國逆爲文朔以國逆告于小白入齊則曰二公子各有黨小白稱入從國逆之文衛侯入夷儀則曰自外入非國逆之例夫辭一而或曰非國逆例或曰從國逆例或曰無義例或曰以國逆告則又何以爲例乎三家之謬未有甚于此者其曰諸侯納之曰歸此亦但見自外有奉者皆書歸故云爾不

知春秋書歸納不同諸侯納自正書納不書歸也以惡曰復入此亦但以魚石欒盈為說不知捨此二人如入于某以叛謂之惡而已乎惟復其位曰復歸一語差近然亦未嘗別其爲君之辭此皆畧聞其意而不盡使誠知復其位為復歸則豈不知歸之為無位亦迷之甚矣

蔡叔盟于折許叔入于許蕭叔朝公此三叔者三家多不言其義惟許叔爲許莊公之弟則見于左氏所記事矣杜預范甯皆謂蔡叔爲大夫而以叔爲名何休以蔡

叔爲蔡侯貶而從字例許叔穀梁謂許之貴者何休謂
春秋前失爵從字例蕭叔杜預謂附庸國亦以叔爲名
穀梁謂微國之君未爵命者此皆不明先王之制而妄
意之也古者天子之子稱王子孫稱王孫諸侯之子稱
公子孫稱公孫王子王孫公子公孫皆氏爲大夫然後
得以其氏見經則王子瑕王子朝與凡以公子公孫見
者是也此皆天子諸侯之同姓若乃異姓之大夫五十
稱伯仲各以其氏見則南仲仍叔之類是也若天子與

諸侯之叔父出封爲侯伯或附庸或有食邑者不可槩曰王子公孫則各以國邑而繫之字焉吾何以知之周法叔凡以字稱者伯仲季之外皆稱叔故文王之弟號仲其次爲虢叔而武王以伯邑考爲兄則武王爲仲其次自管叔周公蔡叔霍叔康叔曹叔皆爲叔而其末惟耼季一人而已唐叔虞稱唐叔自成王言之也今見于傳者許叔爲莊公之弟鄭伯封之許西偏爲許附庸則蕭叔蔡叔者非宋公與蔡侯之弟而有封邑者歟左氏

謂蕭叔爲蕭大夫蓋附庸自別于宋者故以蕭稱則蔡叔宜為有邑而未成國者也許叔旣復許而有其故封則自應稱許矣杜預皆以叔爲名固失之而何休可謂未爵之君或謂諸侯貶而從字例者皆無據而妄言之也

衛侯朔出奔事公羊穀梁各不同公羊曰得罪于天子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衆越在岱陰齊屬負茲舍不卽罪此文殆難曉其意若云天子使朔守衛之正朔

使起小衆不能令而散越于齊岱陰之間又稱疾止不郎朝以請罪云爾穀梁直曰天子召而不往蓋全不知伋壽事而妄意之左氏他言雖亦未可盡據獨此與詩二子乘舟略相為終始甚為得實二氏惟不見其本故于後諸侯伐衛雖知其爲納朔而以相繼書王人子突救衛前諸侯皆稱人是故或以為辟王或以為逆天子之命但據文推之爾以此見二氏凡爲説初未必皆有所傳授使有所聞雖不得其事亦自不失其義也

蔡季自陳歸于蔡公穀皆無文左氏謂蔡桓侯卒蔡人召季于陳其字蓋嘉之也亦不目其事而杜預以為桓侯無子召季而立之季內得國人之望外有諸侯之援故書字以善得衆稱歸以明外納不知其何據陸淳因之遂以季為義而後取非如當時之歸國者或謀殺或奪正或本非當立或國人不順惟蔡季入繼之善美而字之嚮如是則蔡季蓋當君矣考于春秋桓侯即封人自封人卒惟莊十年見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則季當為獻舞獻舞爲人之賢否雖終始未必全然自封人卒至獻舞敗纔十餘年不應所行頓異如此左氏本不言立季自杜預附益之衛宣公之立雖無以善其後方初為國人所推春秋猶書衛人立晉以表之季若果如預所言經安得但美其歸而不記其立乎惟何休言蔡封人無子蔡季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季避之陳封人死反奔喪思慕三年卒無怨心故賢而字之若然季與獻舞自兩人雖亦莫知其何據而太史公為蔡

世家及諸侯年表封人後即見獻舞無所謂季者當東漢時北秦遺書尚多何休必有所自經既與紀季同得以字見屬辭比事季之賢必有取于春秋吾固以預爲妄而休得實也

凡諸侯之兄弟見于春秋有以爵正之者則繫氏稱公子有以恩責之者則繫屬稱兄弟有以貴尊之者則繫字稱叔季書稱管叔蔡叔唐叔虢叔詩稱鄭段叔于田序詩者稱弟叔失道而公弗制之類蓋古者天子諸侯

之兄弟以貴爲尊者皆舉字而春秋或正之以氏或責之以屬以示義必有與焉然後以字見此紀季蔡季許叔蔡叔之類所以稱字歟何以知之楚比靈王之弟也陳黃哀公之弟也楚比歸而預乎弑故始書公子比出奔晉至其復也書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公子云者正之以屬也陳黃以譏出旣直而得歸故始書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至于復也書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陳侯之弟云者責之以恩也若紀季之以酅後紀許叔之復

其國蔡叔之預乎盟皆在所與而舉字蔡季以為三命之大夫則當氏而稱公子責蔡侯之不能撫以恩則當書蔡侯之弟今獨以字見則固有可與如紀季許叔蔡叔者也慶父之弒子般公子友出奔陳不書而其復也書季子來歸不書其奔以別乎凡有罪而失位者也其歸書季子以見其所貴書歸以見魯人之所喜蔡季不與楚比陳黄同書出奔而與魯季同書歸然則蔡季之事不可見矣而春秋之義則當與魯季同也左氏以為

嘉之蓋得經書季之意而失其事杜氏遂以為獻舞謬矣或曰封人欲疾害之而不書屬以責之何也方論蔡季之善則封人之惡有不能並見謂封人為不足深責而季為不可掩則寧捨封人而錄季以著其重此春秋之義不以其人也故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蔡桓侯卒吾固以為蔡臣子之罪學者不知諸侯通得稱公之義遂以一蔡侯之故盡以春秋書公為僭斯亦過矣然考之史記蔡君歷春秋者十有三而見經者七

蓋卒有赴不赴也如文公景公靈公昭公經皆書公左氏皆書侯至他國則無不稱公未有舉爵者何蔡而獨異乎意國俗各不同蔡人在其國中或但以爵稱其君赴則改而從衆至桓侯併赴不改以見其無禮文之至春秋因書以著其實爾

桓公之死左氏記其事但言公會齊侯于濼遂與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齊侯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以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

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于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初不言文姜預聞乎弑也至公羊言夫人譖公于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于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于其乘焉搚幹而殺之明年夫人孫于齊猶以為在齊曰念母以首事不稱姜氏貶其預弑公也穀梁不書其事而謂接練時録母之變始人之不言氏姓貶之也二氏蓋皆以文姜爲預弑桓公而以齊襄公首惡故于其葬公羊曰賊

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也讎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穀梁曰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吾謂二氏之迷亦甚矣弒者責臣子之名也夫以夫人爲預弒則夫人之罪重于齊侯桓公可名以弒葬不葬在夫人之討不討而不在齊以夫人爲不預弒則齊侯之罪重于夫人桓公可名以讎葬不葬在齊之討而不在夫人今名之以弒而以齊侯讎在外不責踰國而討不亦謬乎正以齊首惡不以爲弒父之讎不共戴天亦

安得以在外踰國而不責其討推其說盖二氏皆不見事本末不知魯已嘗告于齊殺彭生而臆言之爾且公羊言莊公正月文姜猶在齊以春秋書孫為念毋此固陋矣而謂譖公言同非吾子齊侯之子公怒與之飲酒而殺公且莊公之生文姜已嫁六年未嘗如齊安得此疑此蓋認詩猗嗟之言而附會之是公羊既不知桓死之因又不知齊已殺彭生又不知夫人嘗已歸而復孫宜其說之妄也歷世諸儒未有言此者故吾謂春秋書

桓葬蓋以魯嘗請于齊殺彭生為賊已討則左氏之言得實桓旣以討彭生得葬則夫人為不預弒明矣桓公之死可責以讎不可責以弒若以文姜為實弒而子無討毋之義以彭生當之則是縱失文姜之惡而假彭生以當之非春秋斷獄之道也夫文姜之事不幸而成有天子在上固王法所不容不然春秋必有以處之非二氏所及也桓書公之喪至自齊僖書夫人之喪至自齊以至書者告廟也蓋公與夫人之喪至則告廟宣書仲

遂卒于垂成書公孫嬰齊卒于貍脤皆不書喪至不告廟也蓋大夫之喪至則不告廟然則齊人歸公孫敖之喪此豈以告廟書與蓋敖奔齊位已絶矣復之為大夫與見為大夫者異則不得不告而特變文不言至言齊人歸之者蓋所以告者以歸不以至為重也

春秋考卷八